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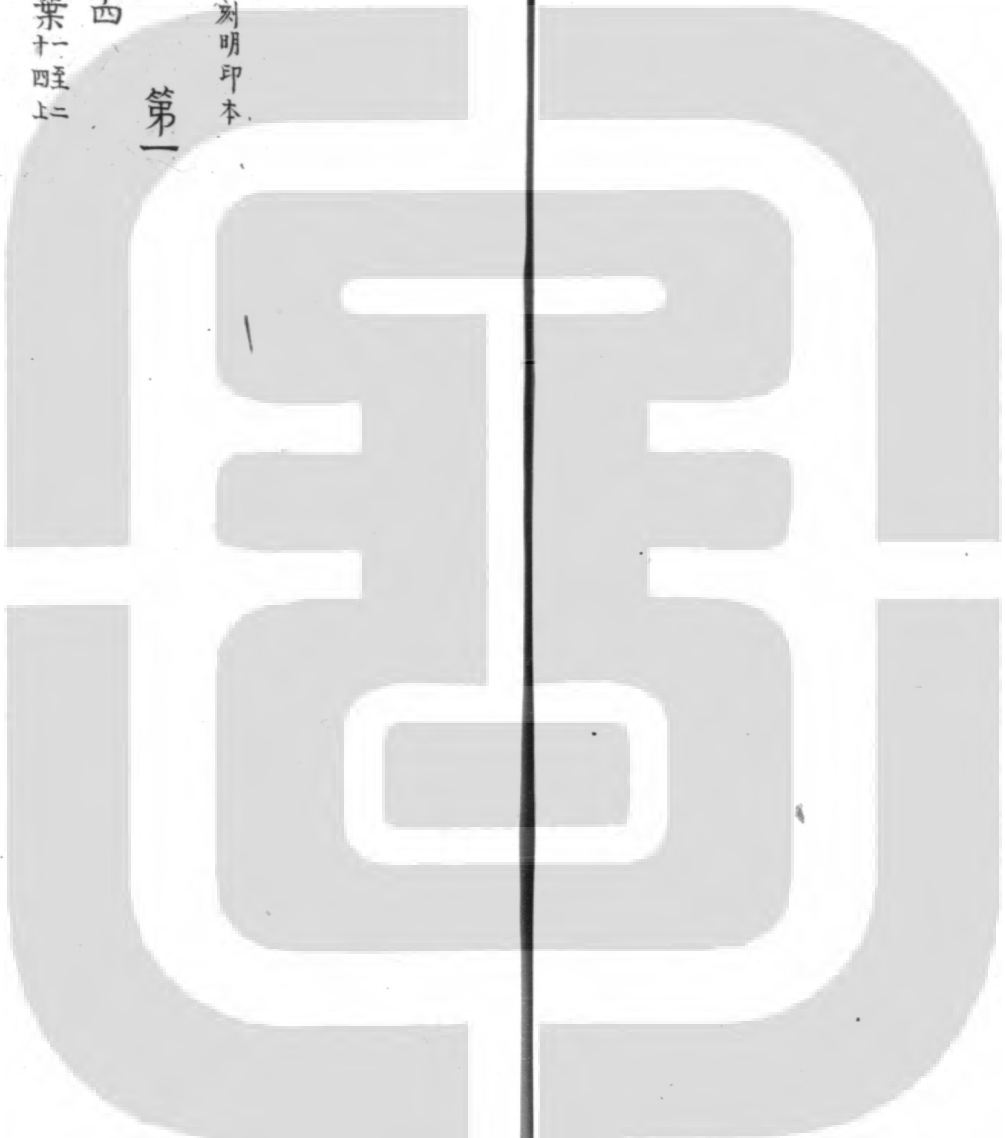


史記十三冊 宋刻明印本

卷四 紀第四

第一

存二十四葉十一行



周本紀第四

史記四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

韓詩章句曰姜原

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

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

不祥弃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

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

覆薦之姜原曰為神遂收養之初欲弃之因名

曰弃弃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

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

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為農師天下

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飢徐廣曰今文尚書云

始爾后稷播時百穀封弃於邠徐廣曰今號曰后稷

別姓姬氏禮緯曰祖以履大跡而生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

有令德后稷卒山海經曰黑水青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子

不窋立不窋末年夏石氏政衰去稷不務常昭曰夏

廢稷之官不復務農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

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

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

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

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後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

卒子慶節立國於豳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豳亭慶節卒子皇僕

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隄立音踰世本毀隄

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宋忠曰高能率高圉

卒子亞圍立世本云亞圍雲和皇甫謚云雲都亞圍字亞圍卒子公叔祖類

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脩后

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

之欲得財物子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

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

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

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子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

弘治三年

豳渡漆沮

徐廣曰水在杜陽岐山杜陽縣在扶風

踰梁山止於岐下

徐廣曰山在扶

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駟案皇甫謐曰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

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

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

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

別居之

徐廣曰分別而為邑落也

作五官有司

禮記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

同五官鄭玄曰此殷時制

民皆歌樂之頌其德古公有長子曰太

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傳曰

太姜有任之女太任氏摯任之中女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

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

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

應劭曰常在水

故斷其髮文其身以

避龍子故不見傷害

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是為文

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公季

卒

皇甫謐曰葬鄆縣之南山

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

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

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

齊在孤竹

應劭曰在遼西今支

聞西伯善養老蓋往歸之太顛

聞天啟宜生邕鬲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皇甫謐曰楚辛甲故躬之臣事紂蓋七十二諫而不聽去至周名

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

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閱

天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  
九馴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  
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  
弓矢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  
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格之刑紂許之  
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波平於是虞芮之人地理志  
有陽縣古在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  
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  
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抵取辱耳遂俱讓而去  
天謂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山海經  
曰有人

人面獸身明年伐密須應劭曰密須氏姑姓之明年敗耆國

名曰犬戎一作既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天命

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邠徐廣曰邠城在野明年伐崇侯

虎而作豷豷邑徐廣曰豷在京北鄆縣東有靈臺鎬在上林昆明

自岐下而徙都豷明年西伯崩徐廣曰文王太子發

立是為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箕子益

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

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為文王改法

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蓋王

瑞自太王興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

石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

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東觀兵至于盟津徐廣曰譙周云史記武王

十年東觀兵十年克紂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

子改以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尊乃告司馬司徒司

空諸節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齊粟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

臣小子受先功徐廣曰一云子小子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其功遂

興師師尚父號曰鄭玄曰號令之軍法重者總爾眾庶與爾舟楫

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馬融曰魚者介

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象與周之象也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公自

亦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馬融曰

口王屋王所居屋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曰昔言說云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亦者周之正色也是時諸侯

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

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

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

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

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徐廣曰一作滅乃遵文王遂率戎車

三百乘虎賁三千人孔安國曰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負言其猛也甲士四萬五

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

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大誓告于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

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

正馬駢曰動逆離邊其王父母弟鄭玄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

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

婦人徐廣曰怡一作辭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鄭

曰夫子又不可再不可三二月徐廣曰一作正其建丑之甲

子昧爽孔安國曰昧冥也爽明早旦也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孔

國曰癸亥夜陳甲子朝誓之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孔安國曰鉞以黃

示無事於誅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令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孔安國曰武王

曰嗟我有國家豕君馬駢曰豕大夫也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

孔安國曰亞次旅衆大夫也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千夫長百夫長孔安國曰及庸

蜀羌髡微孔安國曰八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彭濮人髡微在巴西巴蜀蠻彭在西比庸濮在江漢之

稱爾戈孔安國曰稱舉也比爾干立爾矛予其

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弃

其先祖肆祀不答鄭玄曰肆祭名答問也昏弃其家國遺其王

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

信是使孔安國曰言紂弃其賢臣而專長迷三罪人信用之也俾暴虐于百姓以茲

軌于商國今子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文過

步七步乃止齊焉孔安國曰今日戰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也夫子

克武不過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孔安國曰伐謂

勉哉天子尚相鄭玄曰如虎如龍

如虎如龍



野知難徐廣曰此訓與同于商郊不禦克其以役西土鄭玄曰禦疆禦

謂張暴克殺也不得暴殺討之兵是者當以為周之役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

爾身有戮鄭玄曰言且也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

師於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

紂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周禮環人堂致師鄭玄曰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

先傳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焉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麻非經廢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藪代御

執纜御下執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以大卒馳帝紂

紂徐廣曰帝一作商紂師雖眾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

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

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

久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

王武王乃捐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

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百姓曰上

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

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擊之以

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

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

二女皆曰夏妣玄鉞宋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

復置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

遂以先驅蔡邕獨斷曰前驅有九旒雲罕東武王弟叔振

遂以先驅京師曰車罕九旒薛綜曰旒旗名

陳常直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

王散宜生太顛闕夭皆執劔以衛武王既入立于

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周禮曰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

月鄭玄曰鑑鏡屬也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氣陳明水以爲之信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籍席之名諸侯病

曰貞召公奭釐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

孫季紂於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

百姓其辜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

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

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

功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

公釋箕子之囚徐廣曰釋一作原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

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

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王徐廣曰保一作寶命

闕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

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孔安國曰武功故也封諸侯班賜宗彝作

分殷之器物鄭玄曰宗彝宗廟神也武王追思先聖王

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地理志弘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也黃帝之後

於沔帝堯之後於蓟地理志燕國有蓟縣帝舜之後於陳大禹

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封

尚父於營丘曰齊爾雅曰水出其前而左曰營丘郭璞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乃東封弟

管叔

周公旦於曲阜曰魯應劭曰曲阜在魯城封召公奭於

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武

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

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

維天不饗食湯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徐廣曰此方出周書及隨巢子云夷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

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

徐廣曰一云不顯失亦不實以至我未定天保何

主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

勞來徐廣曰一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方明

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徐廣曰

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徐廣曰

居于雒邑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

林之虛孔安國曰桃偃干戈振兵釋旅公羊傳曰示天下

不復用也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

箕子不忍言勢惡以存徐廣曰亡國宜告武王王亦

醜故問以天且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懼穆卜孔

周公乃被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

而周公乃被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

而周公乃被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

天子請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初定

天下周公志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

微三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

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

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為衛康叔晉唐叔

得嘉穀鄭立曰二言同為一瑞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

徐廣曰歸一作歸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徐廣曰尚書序云旌天子之命

初管蔡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

次作微子之命孔安國曰封命之書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

孔安國曰魯康叔以為政其事在周公之篇周公

政七年成王長周公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

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

復由視卒營築若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

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殷遺民周公

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

淮夷鄭音曰奄在淮夷之北遷其君薄姑馬融曰齊地成王自奄

歸在宗周作多方孔安國曰魯康叔既紂殷命襲淮夷

歸在豐作周官鄭音曰魯康叔興正禮樂

度制於是改而民和味頌聲興何休曰頌聲者太平歌也成

三既伐東夷鄭音曰魯康叔三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

孔安國曰：崩，死也。成三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

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

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

王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存即儉，毋多欲

以篤信臨之。作顧命。出命故謂太子釗遂

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告以文武之

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

下，餘年不用。應劭曰：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

居里成周郊。孔安國曰：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也。成定東周郊，使有保護也。作畢命。康

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

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才，赴告諱之也。立昭王子

滿，是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少

穆王閱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冢。孔安國曰：伯冢，名也。申誠。徐廣曰：一作部。

太僕。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僕，乘僕之長中大夫也。國之政作冢，命復寧穆

王將征犬戎。徐廣曰：犬戎，一作賦。祭公謀父諫。韋昭曰：祭公，畿內之國。周

也。子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

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韋昭曰：震，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韋昭曰：頌，

曰：文公頌。曰：且武王受命，受命於天，我求懿德，肆

于時夏，允三保之。韋昭曰：武王受命，求美德，故陳其功於夏。允，能保此時夏之美樂。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

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韋昭曰以文修之使之

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

先王世后稷韋昭曰以服事虞夏及夏之

衰也弃覆不務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而自竄於

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序其德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選

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信奕世載

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

以慈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

無民不忍新載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

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之制邦內

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韋昭曰此摠言之也夷

服戎翟萊服甸服者祭韋昭曰侯服者祀侯服者祀

者享韋昭曰要服者貢要服者貢韋昭曰萊服者王萊服者王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順祀也徐廣曰

有不祭則修意韋昭曰先修志意以自責也有不祀則

言韋昭曰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享則修文韋昭曰文有不貢則

有不王則修德韋昭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

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

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

韋昭曰名謂金車也職貢之名號也

之辭布令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於德無

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日大畢伯士

也徐廣曰犬戌之君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子必

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三幾

吾聞大戎樹敦徐廣曰樹一作樹樹立也言大戎立性敦篤也率

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鹿

白鹿以歸自是某服者不至諸侯有不睦者

言於王作修刑辟鄭玄曰書說去周穆王以甫侯為相王曰吁來有國

土告汝祥刑孔安國曰告汝善用刑之道也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

入王肅曰訓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選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何敬非其刑何居非

與孔安國曰當何所敬非唯五刑乎兩造具備徐廣曰

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囚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聽其入五刑辭五辭簡信正於

刑孔安國曰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矣五刑不簡正於五

罰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也五罰不服正於五過

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孔安國曰不應五過從赦免之與罰名

鈞其過馬融曰以此五過出入罪與犯法者等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

赦其審克之孔安國曰刑疑赦從罰則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也簡信有與

有稽孔安國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克有所考合重之至也無簡不疑共嚴

獄國曰無簡核誠信不聽治其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黜辟疑赦其罰一日

即錫也音刑孔安國曰六兩曰錫錫黃鐵也閱實其罪則疑赦

六兩曰錫錫黃鐵也

倍灑

徐廣曰一作五倍曰筵孔安國曰倍百為二百錢

閱實其罪曠辟

罰倍差

馬融曰倍二日為四百錢也差者工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分一

閱實其罪

辟疑赦其罰五百

徐廣曰一作六

率閱實其罪

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罰

曠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二百大辟之罰其屬

一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穆王立五十五

子共王娶扈立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

君姬姓也

有三女犇之其母曰必致之王

列女傳曰康公母姓魏氏

夫

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祭王田不取君

下眾王御不參一族

韋昭曰御妻官也參三也一族一姓

故取姪娣以備

大梁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

猶不堪況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

獻一年共王滅密共王崩子懿王躋立懿王之時

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為

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是為夷王夷

三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

公大夫蒞厲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

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

所賦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

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



文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

人百物無不得極極中極也猶曰怵惕懼恐之來也故

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

雅曰既錫載周唐曰言文王布錫是不布利而懼難

必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

一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

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

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韋昭曰衛民不

堪命矣王怒得衛巫韋昭曰衛國之巫也使監謗者以告則殺

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

敢言道路以目韋昭曰以目相眄而已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

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鄭之也防民之口甚

於防水水壅之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

者波之使道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

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韋昭曰樂曲史獻書師箴

賦韋昭曰無眸子曰瞽矇韋昭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百

諷庶人傳語韋昭曰傳言近臣盡規近臣

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

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

燕術伏也禮記曰下平日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

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厲衣食者

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

口其與能幾何于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

相與畔龍衣厲王厲王出奔於流音曰曰流音奇地漢為

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

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

其以我為讎而對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音

口在危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

子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上

七年厲王死于流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

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

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十二年魯武公

朝宣王不修籍於千畝號文公諫曰賈逵曰文公諫

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宣昭曰西長列宣

二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宣昭曰古之料

南陽也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宣三不聽五料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宮涅音曰幽王

西周三川皆震徐廣曰涇渭洛也伯陽

周將亡矣

韋昭曰伯陽父周大夫也

曰伯陽父周柱下史也

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

韋昭曰過民不教也

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

韋昭曰蒸陰迫之使不能蒸也

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

鎮在

陽矢而在陰

陰下也

原必塞原塞國必亡

水土演而民用也

韋昭曰水二氣通為演

二無

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

韋昭曰伊洛陽城也

近河竭而商亡

韋昭曰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也

今周德若二代之

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

國之徵也川竭必山崩

韋昭曰水泉不枯潤枯朽而崩也

十年數之紀也

韋昭曰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也

天之所弃不過其

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嬖愛褒姒褒

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

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曰

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

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

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

虞翻曰龍名號褒之二先君也

夏帝卜

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乃吉

於是布幣而策告之

韋昭曰以簡策之書龍

亡而祭在櫝而去之

韋昭曰櫝

傳此器殷殷二文

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厲王末

發而觀之熬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

諫之韋昭曰諫謹呼也唐固曰羣呼曰諫熬化為龜以入王後宮後宮

之童妾既齒而遭之韋昭曰毀齒曰齒女七歲而毀也既笄而孕無夫

而生子懼而弃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厭弧箕服

實亡周國韋昭曰山桑曰厭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也於是宣王聞之有夫

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

者後宮童妾所弃妖子徐廣曰妖一作天出於路者聞其

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緝於襄襄人有罪請入

童妾所弃女子者於王以贖罪弃女子出於襄是

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

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太

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幽王欲

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塗塗大鼓有寇至則舉

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

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虢

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徐廣曰佞一作諂

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

緡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

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級家紀年曰自武王滅殷以至

幽王九二五十七年也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

宜曰是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維維邑辟

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齊楚秦

晉始大政由方伯周禮曰九命作伯鄭衆云長諸侯為方伯四十九年魯隱公

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

是為桓王桓王平王孫也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

王不禮五年鄭怨與魯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

太山田也八年魯殺隱公立桓公十三年伐鄭鄭

射傷桓王桓王去歸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

立莊王四年周公里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賈

日莊王弟子儀也辛伯告王賈逵曰辛伯周大夫也王殺周公王子克犇

燕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釐王三年齊桓

公始霸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閔立惠王二年初莊

王嬖姬姚生子積積有寵及惠王即位奪其大臣

園以為囿左傳曰大臣為國也故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左傳曰五人者

為國憂伯詹父子禽祝跪也謀乃已燕衛師伐惠王犇温已居

鄭之櫟服虔曰櫟鄭大都立釐王弟積為王樂及徧舞賈逵曰徧

舞六代之樂也鄭虢君怒四年鄭與虢君伐殺王積復入惠

王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為伯二十五年惠王崩子

襄王鄭立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左傳曰陳嬀婦于京師實惠后也

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帶與

戎翟謀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齊桓公

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朋平戎于晉服虔曰戎伐周晉

王以上卿禮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

之二守國高在杜預曰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若節春秋來承

王命何以禮焉賈逵曰節時也王肅曰春秋聘享之節也陪臣敢辭服虔曰陪

之臣於天子故曰陪臣王曰舅氏余嘉嘉乃勳賈逵曰舅氏言伯舅之使也毋逆

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九年齊桓公卒十

二年叔帶復歸于周左傳曰王召之十三年鄭伐滑賈逵曰滑

駟案左傳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也王使游孫伯服請滑賈逵曰二子周大夫鄭人囚

之鄭文公怨惠王之入不與厲公爵服虔曰惠王以后之般筆驗與鄭厲公

而獨與虢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服虔曰滑小國近鄭世世服公王爵

後自期於王王以與衛故囚伯服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服虔曰富

辰周大夫曰凡我周之東徙晉鄭焉依子續之亂又鄭之

由定今以小怨弃之王不聽十五年王降翟師以

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平桓莊

惠皆受鄭勞王弃親親翟不可從王不聽十六年

王紂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唐固曰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富辰曰

吾數諫不從如是不出王以我為對乎乃以其屬

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

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翟人遂

入周襄王出奔鄭鄭居王於汜杜預曰鄭南汜在襄城縣南子帶立

為王取襄王所絀翟后與居温十七年襄王告急

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

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二十年晉文公召襄

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賈逵曰河陽晉之温也諸侯畢朝

書曰諱曰天王狩于河陽左傳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二十四年

晉文公卒三十一年秦穆公卒三十二年襄王崩

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崩子匡王班立匡王六

年崩弟瑜立是為定王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

之戎地理志陸渾縣屬弘農郡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設

以辭賈逵曰王孫滿周大夫也楚兵乃去十年楚莊王圍鄭鄭伯

降已而復之十六年楚莊王卒二十年定王崩子

簡王夷立簡十三年晉殺其君厲公迎子周於周

立為悼公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靈王

王二十四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二十七年靈王

崩皇監金曰靈王家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山上蓋以靈王生而有髭而神故謚靈王其家民祀不絕子景王貴

立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早卒二十年景王愛

朝賈逵曰景王之長庶子欲立之會崩皇監金曰景王家在洛陽大倉中秦封呂不韋洛陽十萬戶故大

其城并園子西之黨與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

子朝攻殺猛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立西是為

景王家也

敬王賈逵曰敬王猛母弟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

不得入居澤賈逵曰澤邑周地也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子周

子朝為臣春秋曰子朝奔楚皇非見曰子朝家在南陽西鄂縣今西鄂趙氏自謂子晁後也諸侯城周

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奔于晉十七年晉

定公遂入敬王于周三十九年齊田常殺其君簡

公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徐廣曰世本

皇甫謐曰敬王四十四年元巳知崩壬戌也○子元仁立徐廣曰世本云貞王介也元王八年

崩子定王介立徐廣曰世本云元王赤也皇甫謐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晉滅智伯二十八年崩三子爭立立應為

貞定王十六年三晉滅智伯分有其地二十八年

定王崩徐廣曰皇甫謐曰貞定王十年元癸亥崩壬申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

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

王立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此

三王皆定王之子考王十五年崩徐廣曰皇甫謐曰考王元年辛丑崩乙卯

威烈王午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以續

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

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徐廣曰惠公之子也以奉王號東周惠

惠公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

二十四年崩徐廣曰皇甫謐曰元兩辰崩巳知翻案宋忠曰威烈王葬洛陽城中東北隅也子安王驕立

是歲盜殺楚聲安王立二十六年崩皇甫謐曰安王元年庚辰崩

乙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

弘治三年



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應劭曰周去秦封伯翳之後為侯伯與周

別五百載至昭王時西周君臣自歸受罪獻其邑三十六城金韋昭曰周封秦為始別謂秦仲也五百載謂從秦仲至孝公強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

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徐廣曰從此後十七年而秦昭王立駟案韋昭曰武王昭王比自伯至

始皇而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為顯王顯王五年

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胙

肉也左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

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

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四年秦惠

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

靚王定立慎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時

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西周武公徐廣曰惠公之長子

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謂楚王曰

不如以地資公子欲為請太子左成曰不可周不

聽是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也不如請周君孰欲

立以微告翦翦請令楚賀之以地果立公子欲為

太子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周為秦故將

伐之蘇代為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為秦之禍也言

周之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秦也

周知其不可解必入於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

為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亦言善之以疏

之於秦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秦借道兩周之間  
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  
周君曰何不令人謂韓徐廣曰一作何應劭曰氏始注云以何姓為韓後去公叔曰  
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  
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謂  
秦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  
秦必無辭而今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秦  
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人謂韓王曰秦召西  
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南陽  
周君將以為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

矣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周

一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

女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國之寶必可以盡矣王報

謂成恐楚圍雍氏徐廣曰陽翟氏城戰國策曰韓兵入西周西周令成君辨說秦求救當是說此事而脫誤也

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

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

為君得高都徐廣曰今河南新城縣高都城也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

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漢書曰百官表曰相國秦官駟謂韓亦有相國然則諸國共放秦也楚圍

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

乃徵甲與粟於周是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吏者

